

世界地理雜誌

革命性的阿爾發學習法
迷霧中的大猩猩
多瑙河玫瑰
歷史的證明—化石
卡西人的母權社會
海中巨人—鯨



NT\$198

1996年163期

3

月號

革命性的阿爾發學習法

「電腦就是大師。」

最新一代的腦部機器發明者如是說。

他的新發明據說不但能夠減輕、甚至能夠

治療某一些腦部的疾病——如

難語症、自閉症、注意力難以集中，

甚至某些腦部傷害本身——

只需要短短 20 分鐘的學習過程即可。

同時據稱，它還能幫助患者

在智力以及閱讀速度、抒解壓力的能力、與

運動表現等各方面，達到迅速且驚人的進展；

它，就是所謂的「阿爾發學習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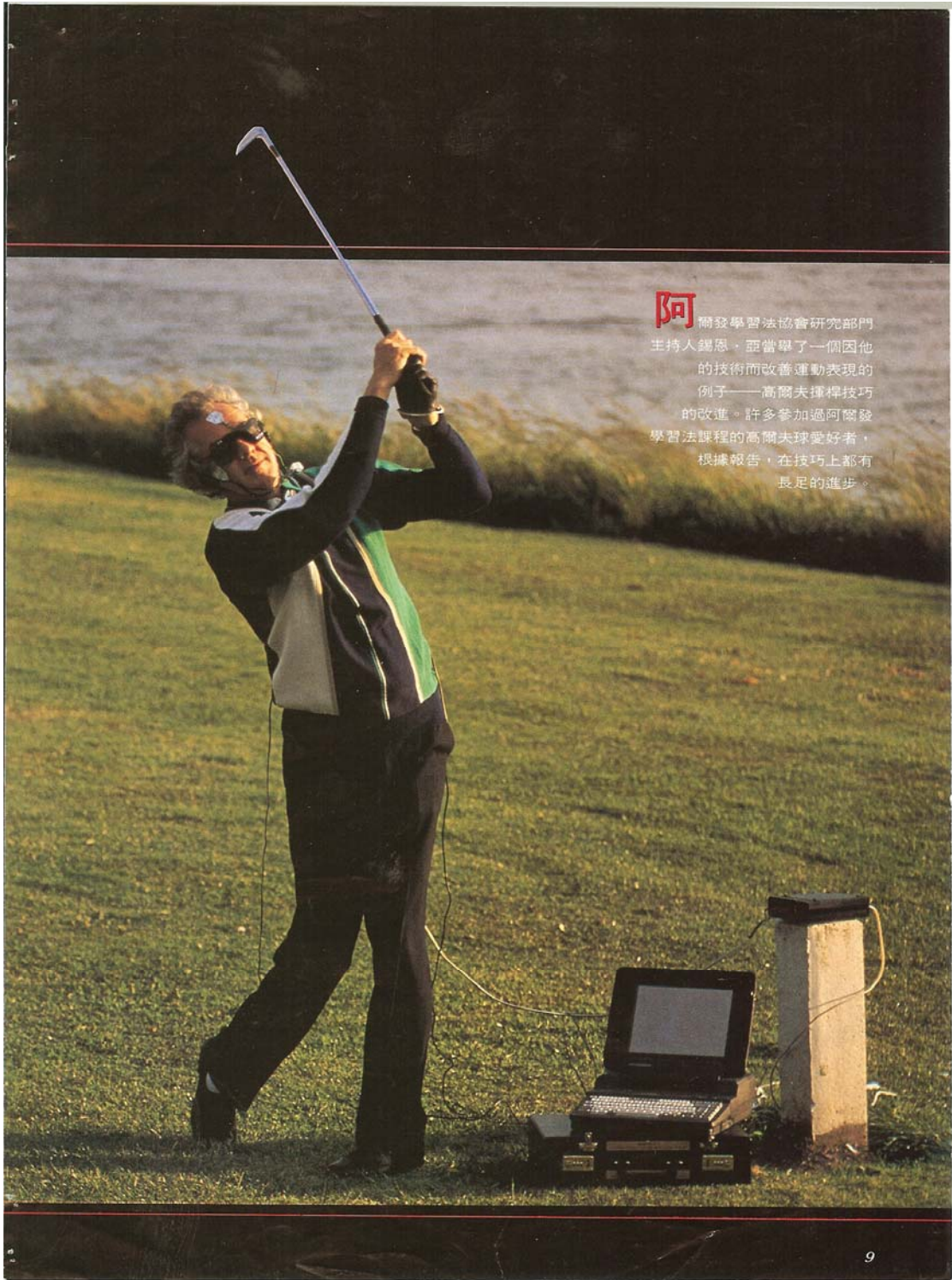
(Alphalearning)。



撰文／Jules Marshall／TCS

攝影／Floris Leeuwenberg／TCS

翻譯／何修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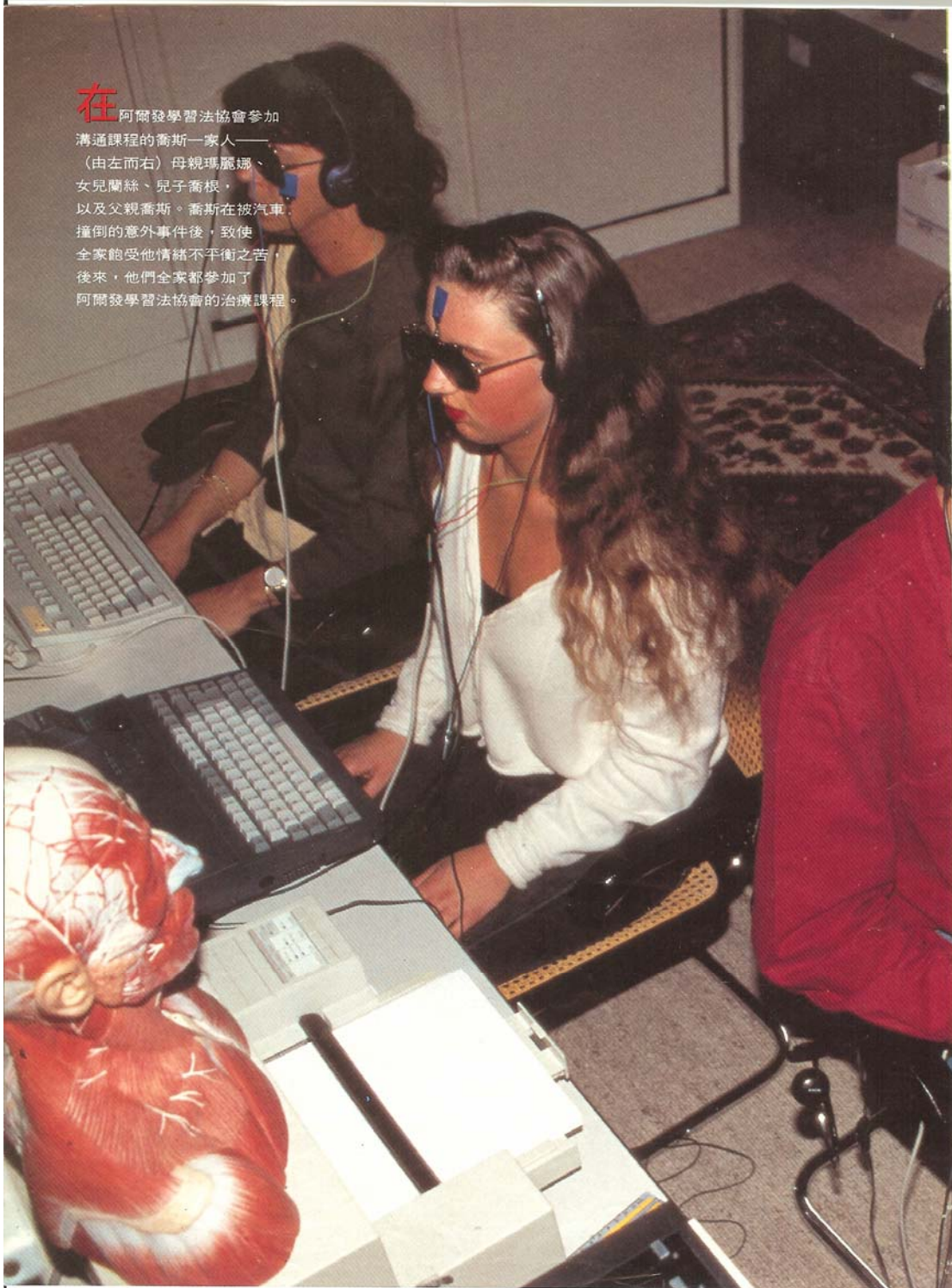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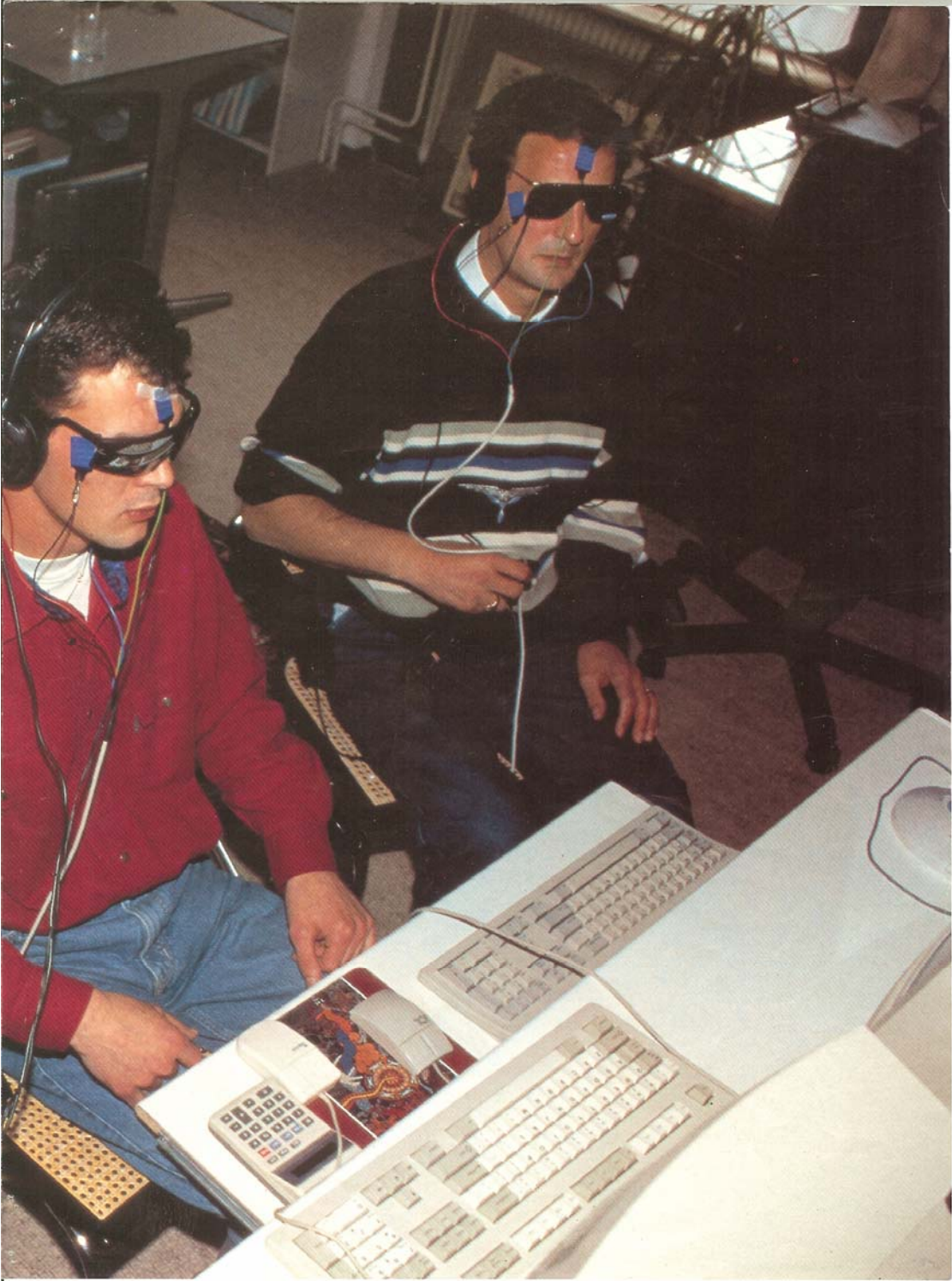
阿

爾發學習法協會研究部門
主持人錫恩·亞當舉了一個因他
的技術而改善運動表現的
例子——高爾夫揮桿技巧
的改進。許多參加過阿爾發
學習法課程的高爾夫球愛好者，
根據報告，在技巧上都有
長足的進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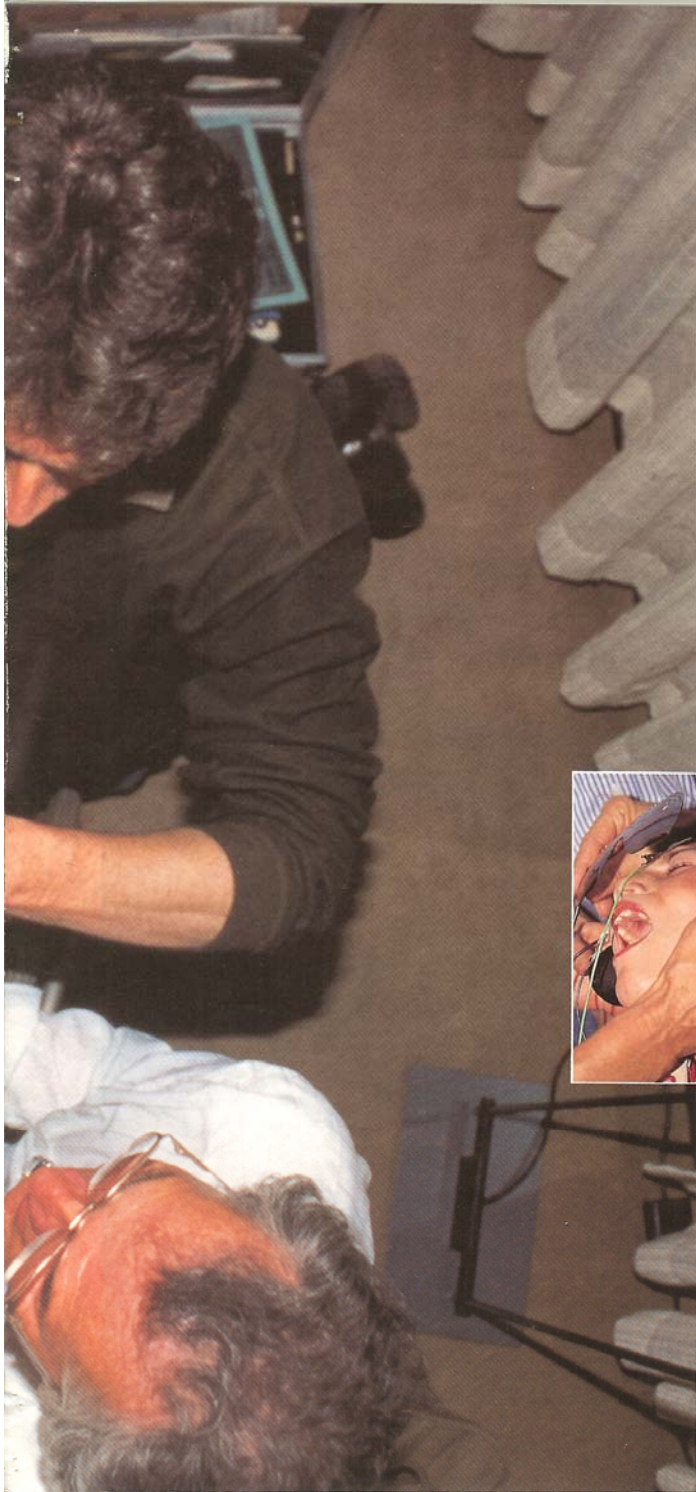
在

阿爾發學習法協會參加
溝通課程的喬斯一家人——
(由左而右) 母親瑪麗娜、
女兒蘭絲、兒子喬根，
以及父親喬斯。喬斯在被汽車
撞倒的意外事件後，致使
全家飽受他情緒不平衡之苦。
後來，他們全家都參加了
阿爾發學習法協會的治療課程。









就 在馬斯垂克(Maastricht)市中心的圍牆外，位在車馬喧嚷的鐵路立體匯集點旁的，是一大片混雜著住宅與辦公大樓的地區，這兒也正是「阿爾發學習法協會」(Alpha Learning Institute)新近剛找到的新家。除了可以由社區公園的後面欣賞到美麗的河景以及本市有名的會議中心外，這裡並沒有什麼特別值得一提的。

然而，在協會的「小型事務單位」裡，卻正進行著某些很值得一提的事。特殊、難以置信、前所未聞——甚至聳人聽聞。而以它的研發部主持人錫恩·亞當(Sean Adam)的話來說，則是「相當地令人膽顫心驚」。

克利絲(Kris)由於出生時腦部缺氧，使她大腦皮質層的島葉組織「受到難以治癒的重創」——就如他們的神經科醫師告訴她的父母那樣，克利絲的前7年都是在輪椅上渡過的。



腦 部嚴重受損的克利絲利用洛特斯腦波1號裝置進行第一次治療。當大腦進入了「戴爾他」狀態時，她發出淒厲的長號。為了避免她在課程中受傷，她的母親卡倫和協會的人員都嚴密地看護著她。

當克利絲以「洛特斯腦波1號」(Lotus Brainwave 1)進行她的第一個12分鐘的學習課程時，在第10分鐘的時候，她突然發出了一聲淒厲的長號。這聲吶喊與其說是令人發冷，不如說它令人感到毛骨悚然更來得貼切；唯有從極度痛苦下的解說，才会有如此動人心魄的呼聲。大約有30秒的時間，她細小而彎曲的背抽搐性地抵住了輪椅，同時一邊發出尖叫。

「時間正好！」當她完全解脫後，亞當叫了起來。「我告訴過你們，當她到達綠線的時候，就會產生刺激！」

在這個沈默得令人窒息的小房間裡，所有的7個人都無言地看了看對方，又看看克莉絲，然後又看著對方。洛特斯是一部兼具聲光效果的腦波測定器——部腦部機器。我們剛剛親眼目擊了光線和聲音如何進行腦部手術。而這還只是它的拿手好戲中的其中一項而已！

據說有一種技術能夠提高10到30的智商；使閱讀的速度增進兩倍或三倍；並且教導任何一個人去控制他們的腦波狀態，而這個在以前可能需要15-20年的冥想練習才辦得到——這一切只需要5天的課程。這樣的一種技術可以治療不少疑難雜症，包括難語症和自閉症、精神憂鬱症、注意力難以集中，甚至包括各種生理失調的毛病。同時它也能夠改善運動表現，如高爾夫障礙。

這些聲明中只要有一半是真的，那麼這一套能使數以百萬計的患者減輕痛苦或恢復能力的洛特斯腦波系統，以及它所配合使用的「阿爾發學習法」技巧，無異是教育以及醫學史上的一項革命性發明。

以最好的狀況來說，它能提供的還不只這些。身為人類，我們已由民智初開的混沌，進入資訊爆炸的汪洋。不論是為了我們的日常或職業所需；不論是以個人或是社會的立場，我們都想知道得更多、更廣——而且知道得更快——遠勝於從前。改變的腳步愈來愈快了。

然而，當知識正在如火如荼地形成且散播的時候，人類的智力反而成為限制的因素。不管怎麼說，這個世界應該能夠更被有效地利用，能夠減少更多壓力。現在，人類在演化的進程中正遭遇瓶頸，而透過阿爾發學習法系統，適足以提供我們一條安全的通道——而在過去6年來，已經有在「財富」(Fortune)排行榜上前500家公司的高級主管因其受惠。

只是，這些聲明會有一半是真的嗎？或者全部都是？或者全都是子虛烏有？我們又如何得知呢？就如一位參加過課程的主管人員所指出的，在探索這個答案的過程中，可能會迷失在「叢行、哲學、選擇性治療，以及尚未有人完全了解的科學之間的模糊地帶。」

小克莉絲提供我們第一個機會來巧試身手。克莉絲在一個鐘頭前抵達我們阿爾發學習法的辦公室時，嘴角還流著涎沫，整個頭顱不能自制地搖來晃去，而她的眼光則是毫無焦點地四處游移。所有的這些症狀，都在第一次的治療課程中獲得改善。

第一次洛特斯腦波！

治療課程之後，克莉絲身體顯得較為輕鬆，頭部更能受到控制，眼睛也較能凝聚焦點了。有關她腦部活動的腦電圖指數是「較為清楚」而且更平衡（右頁圖）。接受治療之前，這名腦部受到嚴重傷害的小女孩不斷地為全身痙攣、眼神無法集中以及不能自制的流口水等症狀所苦（下圖）。





她表現得很放鬆——和她平常置身於陌生人之間時完全不同——她的呼吸愈來愈平順，她的手臂和腳部的動作更能受到控制，而且她的脊椎也挺直了。「她已經不再像個陀螺般地纏縮在一起了，」她的母親這樣形容。「太棒了！」

錫恩·亞當保證，這樣的改變是永久的，而且會愈來愈好。「只要利用洛特斯持續地練習，她還會不斷地進步。我們計畫再過幾個月就讓她自己用一部電腦。」

一個已經7年不能行動的小女孩，如何能夠使用和各公司高級主管用來增進閱讀速度的同一種機器，當然不是沒有原因的。但是有一點，錫恩·亞當是非常確定的。「這不是奇蹟；我也不是耶穌。它也不只是一部機器，而是一套系統。它能夠教你怎樣去喚醒你的大腦、怎樣去學習、去了解任何改變都是有可能的。」

至今至少有6萬5千年的時間，人類不斷地在嘗試我們現在所謂的「催眠術」。由最早的遺跡可以看出，當時的人們會圍繞著火堆跳舞，對旁觀者來說，便形成一種原始的閃光測頻器。只要用石塊敲擊木棒，再加上一些響響，就足以令人改變意識狀態。巫醫和僧侶向來就是利用這個方法的。

到了大約5,500年前，西藏的佛教僧侶將這套系統去蕪存菁，轉變成一個祈禱用的轉輪，藉由這個轉輪，一個僧侶會在燭光搖曳中低聲附在使用者的耳邊說話，另一個僧侶則在旁邊擊鼓。很明顯地可以由此看出，較低頻率的閃光和鼓聲能使人們更心平氣和地坐著，而且學得更好。

然而，當時沒有人了解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一直到大約100年前，一位英國的生物學家凱德(Cade)才發現人的腦部可以發

射出一種電脈衝。到了1938年左右，德國醫生漢斯·柏格(Hans Berger)確實地將這種頻率約在7-14赫茲的腦波分離出來，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阿爾發波」(Alpha wave)。

柏格和凱德相同的一點是，他必須用針刺進被實驗者的頭部以獲得一個讀數；和凱德不同的則是，柏格有數量無限的「白老鼠」——猶太人——可用來實驗，沒有任何人會關心他們的死活。柏格的目標是要隔離出「學習電波」。納粹想要藉此了解他們可以如何教導他們的士兵更迅速地學會使用所有的新型武器，以及如何確實地執行他們所接獲的命令。幸運的是，柏格並不知道要如何複製這種電波，或是教導士兵如何去製造它。

催眠術的下一個進展是發生在1970年代，當時馬赫什·瑜珈大師(Maharishi Mahesh Yogi)

開始宣揚「先驗冥想」(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這是第一種你不需要坐在石頭上 20 年便可學習到的冥想方式。」曾經和這位大師非常親密在一起工作的亞當如是說。同時，在 70 年代，第一部兼具聲光效果的腦部機器在加州問世，因此開始有人嘗試教導人們以原生回饋的方式來製造阿爾發波。

為什麼是阿爾發波？因為它代表的是一種輕鬆的專注或是「意識清晰」的狀態。其特色是，它是一種頻率大約在 7 赫茲的電波——大約比平常清醒思考時的狀態要慢上 50% 左右。在這個頻率，大腦的左、

右兩半球會達到完全的專注與相互一致；對閱讀、聆聽，以及其他形式的資訊輸入來說，這是最佳狀態。

它同時也能夠促進大腦兩半部的和諧一致。和諧一致——依照研究者諸如查爾斯·史卓貝爾 (Charles Stroebel) 以及普林斯頓大學的雷斯·菲米 (Lester Fehmi) 等人的說法——是一種非常有力、且有益的狀態。它關係到身體各項功能的快速復原以及正常化，同時也能加強學習速度和紓解壓力的能力。由此看來，一個平衡的大腦不啻是代表一個平衡的軀體和心靈。

不幸的是，想要達到可以複製出這種阿爾發波的境界，可能得投注難以數計的時間和金錢。以一般的情況而論，亞當指出，代價可能是「所有一切」；這也是為什麼世代的大師們會以一點一滴口耳相傳的方式延續這個秘密。「而現在，電腦就是大師。」他說。

儘管電腦的發展日新月異，但是在經過對禪宗僧侶、學生以及專業人士作過實驗之後，麥斯威爾·凱德 (Maxwell Cade)——《醒悟之心》(The Awakened Mind) 的作者——以及在「百萬電腦」(Mega Brain) 工作的麥可·哈欽森 (Michael Hutchin-



son)也不得不承認：想要隨意發出阿爾發波，至少得花上 15-20 年的時間練習。

阿爾發學習法協會的第一個重大改革便是與原生回饋劃清界線，不再與其混為一談，並且專心研究並灌輸合適的腦波。自 1992 年的秋天起，這個協會的設備和技術已經能夠在 10 分鐘以內診斷出任何大腦左右兩半球的失調狀況、腦波振幅的極限以及控制能力的失調等等問題。

一個經過特別設計，會讓你的眼前閃動金光，耳邊聽到立體聲響的特殊課程，在 12 分鐘內就會幫你改善以上這些問題。接下來，「神經



從遠古時代起，燭光對人就有一種強大的心理影響力；阿爾發學習法的研究過程中，實驗證明了這類光線所產生的影響力；因此在治療過程中，會有一種強度相當於燭光最強烈部份的金色光線，以同樣的頻率灌輸給大腦（上圖）。阿爾發學習法事實上可名之為人類至少已使用了 6 萬 5 千年的某些技巧的精華。圍繞著火堆跳舞而對旁觀者形成一種原始的閃光測頻器，同時再加上鼓聲，這種組合就足以「改變」人的意識（左圖）。

性語言課程」（簡稱 NLP）則會幫助你穩定這種狀態。NLP 是由約翰·古林德(John Grinder)發明的，意指利用某些來自權威形像的命令或讚美，並伴隨肢體的觸摸或反應，可以創造出永久穩定性的心理效果。在你的有生之年你都會依循這種方式行動，除非有人又改變它。

這個方法是在 1989 年 10 月，由一群在哈利街 40 號(Harley Street)、為倫敦理政·柏克大學(Resents Park College)工作的顧問人員，在其工作成果中發現到的。其中一位便是錫恩·亞當，他是一位已經擁有超過 30 年經驗的動機啟發性心理專家，如他所

說的，就是「Tuning Ferraris」。為了找出戒煙的方法，他們計劃，只要他們能夠讓患者的腦波停留在席塔狀態——4 赫茲——並且停留得夠久，那麼他們就能把患者帶回到第一次抽煙的時候，問問他們為什麼要抽煙，而抽煙的理由是否仍然存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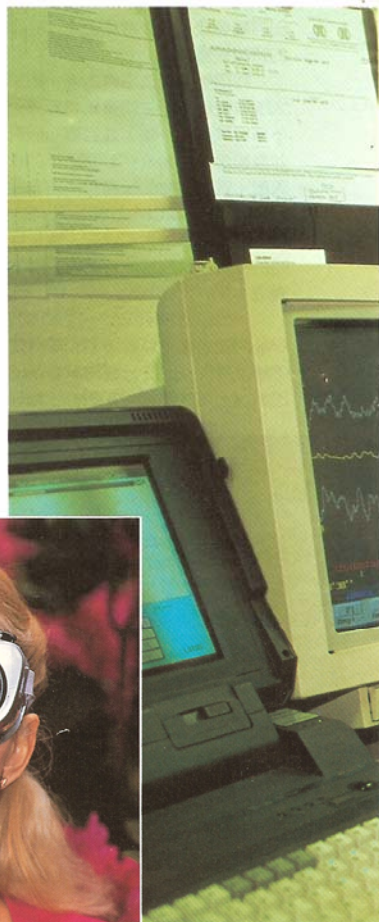
經過三個月之後，他們發現要改變受實驗者的腦波狀態是有可能——並且是即刻的。在這之前，研究這個領域的每一個人都相信這得花 20 分鐘才能做到。自從採用了其他所有電腦均使用的「斜坡掃描方式」(ramping)，便能夠在清醒及所需要的頻率之間逐漸地增加或減少。甚至於，可能只需要幾天的時間，便能夠教會他們如何地控制自己的腦波狀態。

在經過 6 年的陸續研究之後，亞當決定把它當成一個終生研究的目標。他由故鄉德克薩斯開始，經過兩年在印度和尼泊爾研究催眠和冥想技巧，到最後是 6 個有關智力成就的世界紀錄，包括世界閱讀速度最快的紀錄——1 分鐘 3,850 個字（你看本文，1 分鐘大約是 200-300 個字）。

早先，被用來研究腦部活動的實驗對象，都是利用腦部受到損害、自閉症，或是其他不甚理想的對象。亞當聯絡上了「美國管理協會」(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在歐洲的分公司。他們以 75 個（男性）來自不同國家的頂尖主管人員，以及 75 個（女性）資深的秘書作為測驗對象——結果發現，不論任何國籍，這套學習技巧對他們通通適用。

一個為時 4 分鐘的腦電圖 (electro-encephalogram, 簡稱 EEG) 測驗，可以檢視出受實驗者在聽與學、讀與學、閉眼放鬆、演算數學，以及下決定等各方面的能力。藉由這個測驗，新近成立的阿爾發學習法協會能夠分離出各種不同腦波狀態的精確頻率——諸如，貝塔頻率 (beta, 14 赫茲，平常清醒、警戒、推理時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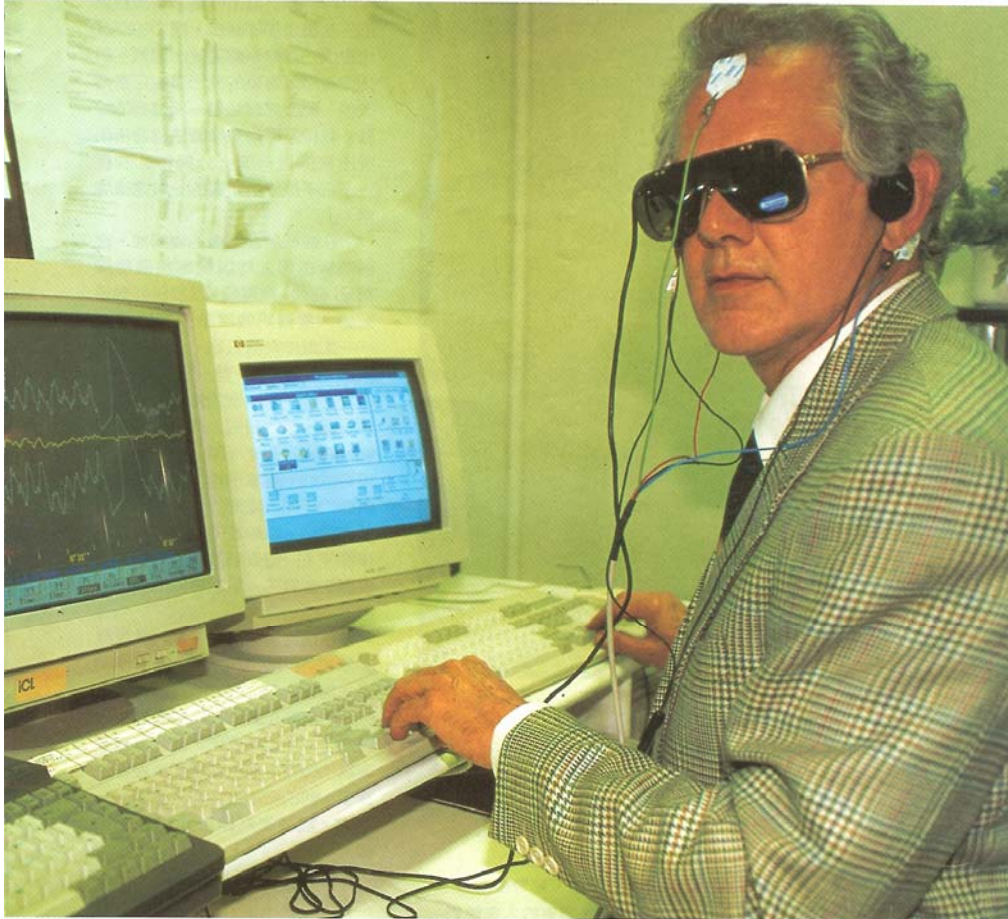
阿爾發學習法協會研究部門的主持人錫恩·亞當利用生物回饋的軟體，在「腦波」裝置上測量他自己的腦部活動狀況。在螢幕上可見到上半部和下半部的線條，分別代表他大腦兩邊的活動情形；中間的黃線則是代表其活動之間的差異性。中央的線條起伏愈平緩，代表大腦兩半部的運作愈一致（右圖）。亞當的妻子吉娜正戴著一付可以「辨識」靈氣」的眼鏡。能夠看見靈氣正是這套課程中不尋常的副作用之一（下圖）。



態)；阿爾發頻率 (alpha, 7 赫茲，接受的、學習的狀態)；席塔頻率 (theta, 4 赫茲，全神貫注、創造的狀態；不論是儲存新的記憶或是激發舊的記憶，都是在這個狀態時完成)；以及戴爾他頻率 (delta, 2 赫茲，輕鬆、休息時狀態)；此狀態通常被用來控制痛苦，

因此戴爾他頻率狀態下沒有痛苦存在——這些都是大腦可以學習的。

藉由一種舊式的「內心探索」(Inner-Quest) 腦部機器——現在本機型已停止生產——研究人員同樣可以將接受測試的高級人員進入席塔狀態，並且把他們帶



回到孩提時代，當時他們正在大聲地朗誦，老師向前走來並輕輕拍著他們，說「讀得很好，強尼」。「從那一刻起——而且每個人都有這樣一刻——便決定了你將來閱讀的速度。在這裡 NLP 又派上用場了，」亞當說。「我們發現在人們說話與閱讀的兩種速度之間，有一種直接的交互作用。義大利人的閱讀速度 1 分鐘大約是 330 個字，荷蘭人大約是 220 個字，德國人是 280 個字——德克薩斯人大約是 180 個字。」「那麼，我們現在就會把他們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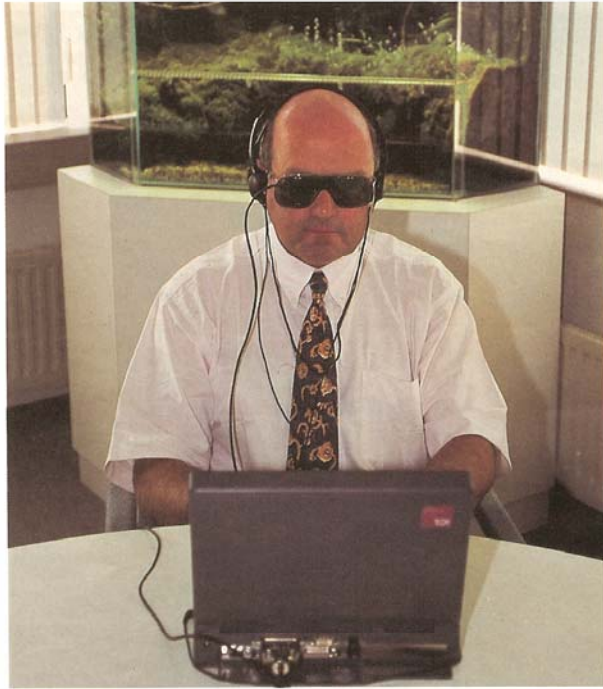
回席塔狀態，然後說：「強尼，現在你能夠當眾朗讀了——真了不起。現在你要不要再學習另一種朗讀的方式呢？」等他們說，「哦，好呀！」我們就把一枝筆放在他們的手心上，當作一個節拍器（受試者必須跟著指示閱讀），並且告訴他們，他們所要做的，就是跟著節拍器的速度閱讀，當我說「一、二、三」，並且用手指彈出「啪」一聲時就開始。他們都做到了。1 分鐘可以到 700 個字。

就這麼簡單？「沒錯，這就是為

什麼這些公司都願意參加，「噢，天啊，你可以把我們的主管們訓練得多快？你可以訓練他們做筆記嗎？控制緊張？更有創造力？不再咬指甲？」天，這可要把我給難倒了，可是我說我們會試試看。」

1991 年一整年，亞當都在歐洲各地來來回回，訓練了 300 個來自不同公司、不同國籍以及不同語言的高級主管人員，測試再測試。

根據這個研究的基礎，有三家公司——瑞群 (Raychem)、班尼魯克 (ICL Benelux) 以及漢肯



(Henkel)——願意參加更進一步的訓練課程。他們將會提供「白老鼠」：智商在 120-180 之間的主管人員。阿爾發學習法將會在他們身上施以實驗和訓練。

所有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阿爾發學習法能夠使腦力在吸收資訊和記憶上達到最有效的發揮，舊有的習慣也可以重新培養。在戴爾他狀態時，受試者能夠抗拒痛苦——許多其他的受試者都是同樣的反應。

班尼魯克公司人力資源部的主事者麥·威蘭·凡·登·布蘭赫夫 (Jan Willem van den Brandhof) 在看過一篇有關於速讀——這是他本身的一項嗜好——後，於 1991 年與亞當聯絡。從那時候起，其公司的 650 位員工中，有 40 位已經受過訓練——全都是頂尖的管理階層，加上幾位業務員。

今

天，有許多企業也引進阿爾發學習法作為員工的訓練，如電腦製造商班尼魯克公司，內部已有 40 名資深員工接受訓練，學習使用這項技術，所有的人在他們學習及吸收資訊的能力上都有正面的影響。

「所有的反應都是正面的，而且每一個人對他們所學到的東西印象都非常深刻。」凡·登·布蘭赫夫說。「在我們公司，改變真是太快了——在資訊的數量上，每兩年便擴充一倍。最重要的是能夠快速地學習並迅速地吸收大量資訊。學會如何學習是關鍵所在。」

「同樣地，當工作量以及被要求的生產量增加的時候，壓力的程度也變成一個愈來愈重要的因素。假如你能夠以簡單的技巧來使它獲得改善，那麼這應該是一項值得的投資。我相信阿爾發學習法協會所研究出來的是一項十分獨特的課程——它不是你所知道的一般速讀課程。」

在像他所屬這樣的機構裡，哪些階級的員工可以受惠於這種課程？「經理、業務員，以及任何必須記憶大量資訊並且承受壓力的人——如果你來我公司，你會發現都是這樣的人。」凡·登·布蘭赫夫說。

在同一時刻裡的實驗對象並不只一個，因此研究人員可以藉此看到他們腦波彼此作用的狀況。其結果和他們的團隊合作，事實上，還與他們任何人際間的溝通，都有重要的關聯。以腦波的放送與接收來作例子，一個受過訓練的大腦，便能夠影響其主人說話對象的腦波狀態。

在協會所舉辦的一個特殊家庭訓練週內，便發生過這樣一件例子。喬斯·凡·艾斯 (Jos van Es) 兩年前在騎車兜風的時候被車子撞了。從那時候起，他的情緒便非常不穩定。他的味覺和嗅覺都失靈了；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變得一團糟，整個家庭連帶地都受到影響。

他們一家四口——喬斯，他的太太瑪麗娜 (Marianne)，以及他的子女們：蘭絲，19 歲，和喬根，22 歲——被教導大腦如何地運作，以及什麼樣的損害對他們各有什么意義。然後他們開始進行課程。這是沉重而吃力的一個星期，不論是訴諸感情或理性的方式皆派上用場——特別是在第四天的時候，亞當藉由擴散的方式，將喬斯身上的一個生物放電的能量「囊腫」消除於無形。這個「囊腫」對於人體內電流能量運行的通路來說是一種障礙；這種運行的能量在中醫來說，就是所謂的「氣」；而近年來，中醫中的神經科醫師也已證實了這種氣脈的存

在。

現在他們四個全都能控制他們的腦波狀態——而且看到靈氣——這是學習這個課程的另一個特殊的副作用。他們現在都相信，他們已更有能力處理家庭生活所面對的各種壓力，而且喬斯的味覺和嗅覺也又恢復了正常。

然而，阿爾發學習法系統所面臨的一種問題就是它的歧異性。它是一種融合剛硬、柔和與超科學，

以及東方哲學的折衷式組合。一位在英國瑞群公司工作的高級主管人員彼得·席歐克(Peter Selirk)如此說：「當人們注意到參加課程者全為經理級的階級性(如比利時瑞群公司)之後，也愈來愈注意它的全盤接受度。它的代表性如何？瑞群又是選擇了多少非主流性的項目以供訓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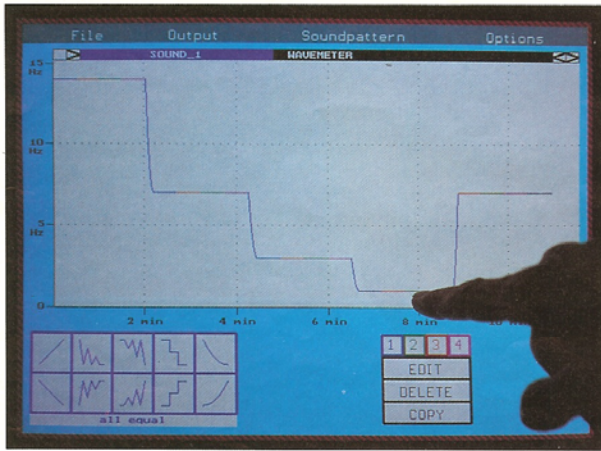
「這是當你遭遇到超乎科學之外事物時，表現恐懼的另一個例

子。」席歐克說。「這不像勞工運動(Luddism)那麼簡單；事實上要釐清冒牌貨與革新者的界線確實是非常困難的。」(註：N.B. Luddite：盧岱特，英國一群暴動分子，他們相信機械化會減少工作機會，因此極力反對技術升級。)

英國瑞群取得贊助者的資格，席歐克在1994年初參加了這個課程。「我能了解他們的感受。不過，我本人對這個課程感到很有意思，而且很感動。」英國瑞群公司裡已有20個員工接受這個課程。不過，這還不是像銷售技巧那樣的主要課程。「這是錫恩感到挫折的地方之一，但這是可以理解的。」席歐克說：「單靠目鏡和耳機就能讓你的頭腦更好？這確實很難令人置信。」

然而，席歐克和他的妻子可妮莉亞(Cornelia)卻對它深信不移——自從他們的兒子哈利(Harry)嘗試過腦波1號裝置(Brainwave 1)之後。這可說是一次可能會使阿爾發學習法協會的研究方向全盤改變的意外事件。

1992年的夏天，一個因為在3歲時跌倒而導致輕度癱瘓的17歲少年參加了這個課程。當他開始接受訓練讓自己的腦波保持在7赫茲



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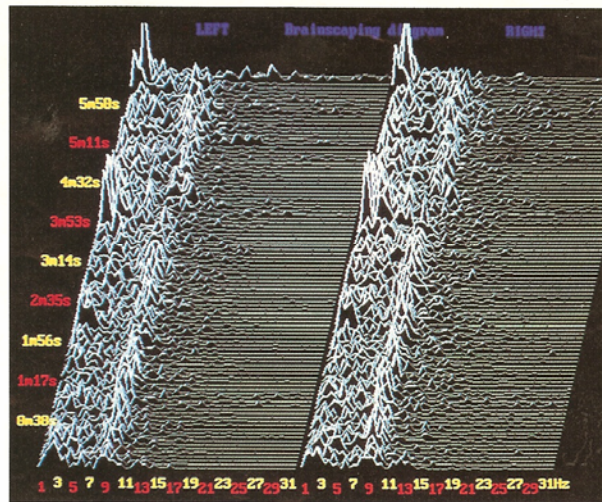
腦上的讀數顯示了以阿爾發學習法協會的洛特斯腦波1號裝置所進行的一個12分鐘的治療過程，其間大腦頻率的改變狀況。不同的腦波狀態——

阿爾發、貝塔、席塔以及戴爾他等等可由機器上的聲、光分析資料得知(上圖)。

右圖：腦波圖形的分析資料：

這兩道高高低低的線條代表大腦的兩半部在不同的時間內(垂直刻度)，以不同的頻率(水平刻度)進行著各種不同的活動。本圖顯示，兩側線條的曲度相似，表示這些數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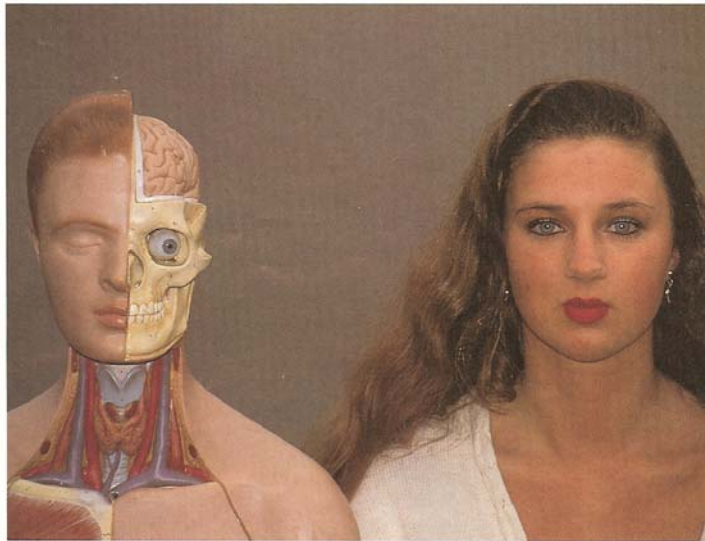
來自一個相當「平衡運作」的大腦。





喬

斯在阿爾發學習法協會測量他的大腦活動。由於3年前的一次意外事件使他留下了情緒失控的後遺症，甚而影響了全家人的生活，因此前來參加協會的治療課程（左頁圖）。他的女兒蘭絲（右圖）及其他家人也都參與了這個課程。課程中他們學會了大腦如何運作，並成功地進行了一項「腦部手術」——沒有任何侵略性的手術。



的狀態時，足足有15秒鐘的時間，他感到難受欲嘔，接著他就完全地放鬆了。當12分鐘的學習課程結束時，他已經能夠用任何一隻單腳平穩地站著，而且也能夠用右手牢固地抓握。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一些奇特而受益的「特例」發生。因此在口耳相傳之下，許多父母開始將他們的殘障子女帶來這裡。迄今為止已經有超過60個案例。1994年2月，哈利·席歐克才只有兩歲——不用擔心會出現寬鬆性效果。他被帶到瑞群公司來參加一個課程，剛好在同一天，由胡奈特·派卡德(He Wlett Packard)寄來的一組特製的鏡片用發光二極體(LED)也正好抵達。有些時候，亞當懷疑所使用的光線頻率——相當於一團火焰最強度的光線——會影響到結果；而這結果的改變是會持續永久的。

「我們讓他進行洛特斯，馬上就有了改善。」哈利的母親說。哈利原本有一隻足踝萎縮，他的醫師曾建議讓他穿戴鐵靴以便矯正，現在馬上就伸直了。而他流口水的毛病

——他的治療師曾建議割除他部份的唾液腺以治療這個症狀——似乎更為嚴重了；但是同樣地也在後續幾個月內完全根除。「我們需要自己有一部洛特斯；現在哈利每個星期會使用3次。」

可妮莉亞現在則以兒童為對象，親自以這套系統工作，但只限於介紹來的患者。她是目前分佈在12個國家內，正式採用阿爾發學習法的30多位開業者之一。

醫界的反應令人大開眼界，而且成為協會至今所仍然必須面對的問題的指標。「哈利的小兒科醫師真是糟糕，」可妮莉亞·席歐克說。「她看看哈利，然後說她沒看到有什麼不一樣，真是睜眼說瞎話。」不過物理治療師的反應則是很肯定。她來看看這套系統，然後馬上決定她自己也要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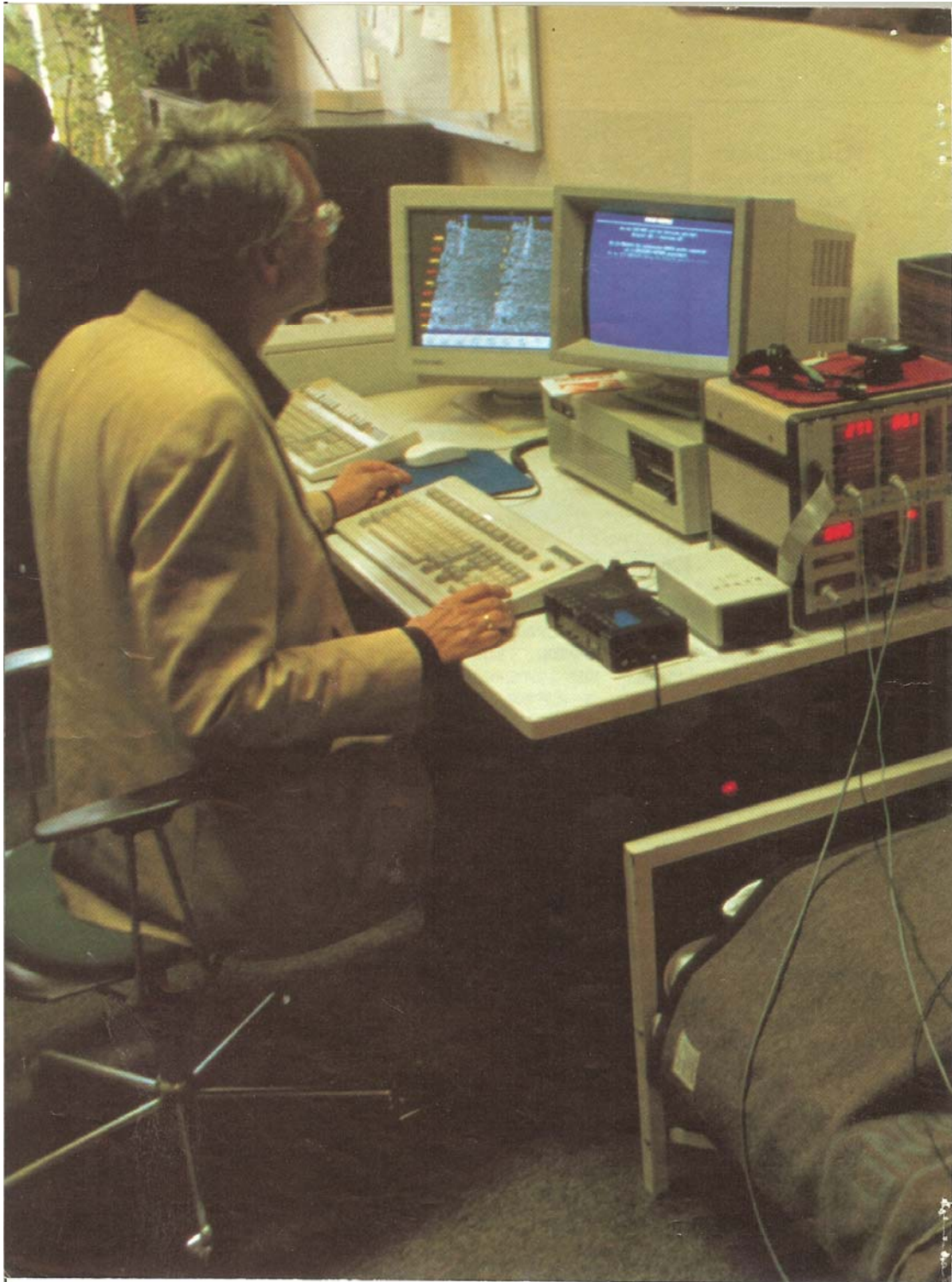
「整體來說，我們從醫療同業那裡得到了許多負面的批評，他們非常不予認同，」她說。「他們沒有辦法接受新的觀念——儘管其他許多父母，都由此獲得了更為積極的經驗，尤其是像詹姆斯(James)的母親溫蒂·李斯(Wendy Le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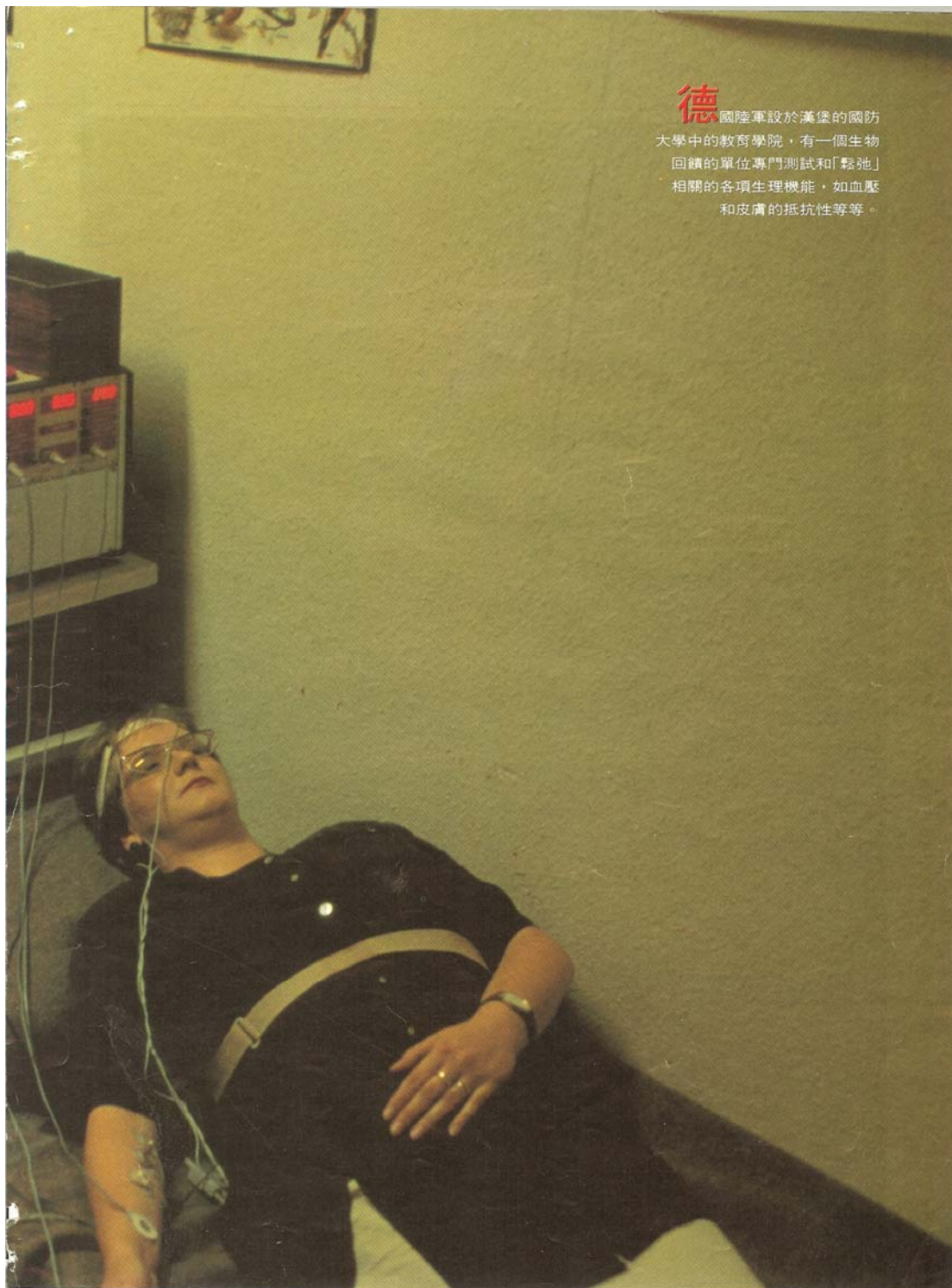
那樣的；確實是因為這套治療系統，開啟了他的第二生命。

溫蒂·李斯的第二個兒子詹姆斯是在1963年4月出生於辛巴威(Zimbabwe)。由於出生時面部朝上，使他卡在他母親的骨盆上，導致出生時血由他的鼻子和耳朵裡滲出，同時他的一邊面側也有明顯的凹痕。回到英國之後，烏爾英遜中心(Wolfson Centre)確定他大腦中的運動部門已受到傷害，並因而造成他的身體孱弱、極度敏感以及心理障礙。

詹姆斯漸漸長大了，同時也不得不面對某些情緒上的問題，諸如他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個殘障者，並且對於他自己略有傾斜的步伐、口齒不清的言詞，以及無能於改變自己的運動技巧——如寫字，感到極度地自卑。在一次機緣中，他母親帶他來到了馬斯垂克。李斯太太在一張感謝狀中敘述了事情的始末，然後把它寄給錫恩·亞當以示感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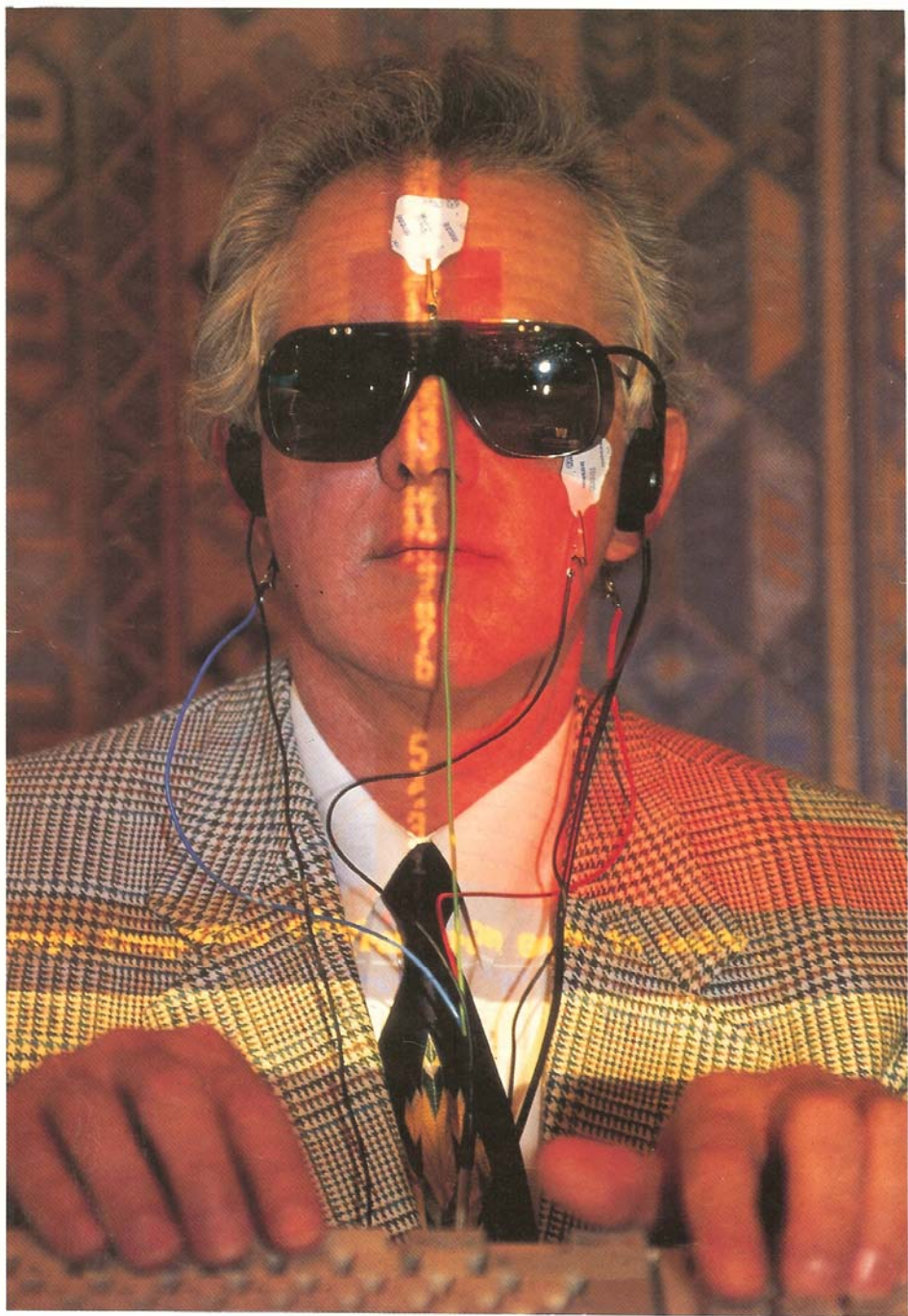
「我們被告知如果有進展的話，在幾個小時內就會表現出來。我們在黃昏的時候離開協會，一路





德

國陸軍設於漢堡的國防大學中的教育學院，有一個生物回饋的單位專門測試和「鬆弛」相關的各項生理機能，如血壓和皮膚的抵抗力等等。



身

兼心理學家以及國防大學教育學院院長之職的雷諾教授是幾位研究阿爾發學習法的學院派人士之一。他相信阿爾發學習法提供了一個遠比目前技術更好的控制腦波的方式（右圖）。「電腦就是大師。」錫恩·亞當穿戴著在治療過程中會對受試者提供光訊和聲訊的目鏡和耳機如是說（左頁圖）。



上直盯著詹姆士。稍後我們和幾位會陪同我們到中心去的朋友共進晚餐。伊芳(Yvonne)說她覺得詹姆士說話比較清楚了。約翰(John)和我也這樣認為，同時也因為首次由第三者指出——這點，使我們感到非常激動。

「無論如何，我們並沒有等很久，在第二天回家的路程上，我們就看到了決定性的證據。當時我們到了史契佛機場(Schiphol Airport)，正要走上一架陡峭下降的電扶梯，際平常，我們都會伸手抓住詹姆士好穩住他。但是他一句話也沒說地就踏上了，完全不需要幫助，就好像他一生下來就是這樣做似地——而且還提著他自己的皮箱。詹姆士走在我們前面，帶頭走下一道急降的階梯，一樣不需要幫助。我們馬上理解到，治療已經發生效果了。」詹姆士的臥房裡很快地多了一套阿爾發學習法的裝置。

既然如此，這些父母們為什麼不見大肆宣揚？事實上應該說，為什麼阿爾發學習法系統沒有更為人知？可妮莉亞·席歐克認為他們是害怕妨礙了孩子的進度所以不願張揚。對錫恩·亞當來說，答案就沒有這麼簡單了。

當這樣一個能夠教導主管人員增進閱讀能力的方法已明顯地正逐漸形成為一個發展成熟的醫療革命時，協會就必須決定要如何來推展他們的業務。

「單是美國，就有 20 萬人從事難語症的治療工作，」亞當說。「如果我們告訴他們，這種病已經不存在了，他們會怎麼說？」1990 年，當他在美國某一個已結束的催眠術心理學家會議中發表他的某些發現時，他被警告在他公開發表這些聲明之前，必須先證實它們，「否則就有得瞧了」。

亞當答應在再次開口之前，他會先以這套系統進行 500 次以上的實驗，以及 1000 次以上的腦電圖測試。這第 500 位實驗對象在 1995 年的夏天完成測驗，剛好在亞當「公開發表」之前。

以這件事而言，「證據」是一個很難定義的觀念——就像「治療」也是。一方面，在過去幾十年來，對合理性的要求已不再那麼嚴格。科學作為真理唯一決定者的權威已受到質疑。另一方面，你又怎麼會相信那些發表如此不可置信的聲明的人？你又如何能說服政府或機關團體對這類異端的技術提供管道？這

套腦波裝置目前須花費一萬美元，包括一套 5 天的課程；亞當相信，基於市場大量的需求，只要 1 千元，他就能組合這套設備，包括腦電圖在內。

身為學者，並任德國陸軍位於漢堡的國防軍大學(Bundeswehr University)教育學院院長的雷諾·戴特瑞契教授(Rainer Dieterich)，是少數幾位研究腦波 1 號裝置的學院派之一。他發現亞當的研究門路，既不受限於某種特定的理論，也不被任何的意識形態所影響——在心理學的領域中非常難能可貴。

「他所需要的是，他的理念還需要透過科學化的研究，以及根據實驗心理學標準的精確實驗證明。這就是我們會接觸的原因。」

如果你和科學家談過話，你會發現「懷疑」是他們的本能。如果他們看到亞當的聲明，就會試著去證明它們到底是真、是假。有沒有可能是一場騙局？戴特瑞契承認有此可能。「不過我還看不出有這種情形。他把他的資料給我；我相不相信，對他來講沒有什麼好處。我相信他嗎？是的，為什麼不？我親眼看到他好幾個成功的例子。」

出

生至今7年
不能自主行動的
小女孩在接受洛特斯
I號裝置，進行
治療後，大部分症狀
獲得改善。假使
阿爾發學習法的效果
屬實，那麼它將是
教育及醫療上的
革命性發明。



「不過我比較喜歡條理分明，並且有一個可以連貫前後的理論。錫恩·亞當不是理論家，而是實踐者。假如他需要一套具有健全內部邏輯的理論和實驗證據，我們可以做到。在錫恩的實驗裡找不出有理論上的破綻。」

在阿姆斯特丹的「自由大學醫院」(Free University Hospital)服務的神經科醫師莎斯基·依奇勒·皮爾德曼(Saskia Egeler-Peerdeman)發表評論說：「我同意你說你可以由外部影響大腦——那是你學到的方法。電衝療法一直被用來治療沮喪，就我所知，有一位病患曾在單靠冥想沒有麻醉的情況下接受手術。我不認為你可以把「阿爾發學習法」稱作「手術」；我會稱它是「重裝運作」(reprogramming)——這樣會比較合乎邏輯。」

「不過，我不同意他的進一步結論。」她繼續說道。「他聲稱利用某種形式的視聽衝擊，他可以改變幾乎任何事情，我無法接受。他以腦電圖來「證明」，但那不過是一些大腦表面活動的記錄罷了。如果你改變其中的某些活動，我不認為你可以在腦電圖上測量出某人的智力或

是他們複製情懷的能力。」

瑞群的彼得·席歐克則指出「聲明到處都是，但是你不可能去指出哪個是確實的、哪個只是胡纏——這同時也是在做事的可接受方式上的一種保護；也是為什麼真正的進步會這麼輕易被認為是一派胡言的原因。」

「我擔心世人對這套課程，拒絕的會比接受的多：」他說。「要有相當開放思想的人才能「接受」它。不過，它已經完全改變了我們對生命的看法——它半是原理，半是技術。」席歐克擔心的是由一些引來訕笑的誇大言辭，或是急於想要證明或評量的衝動所可能招致的傷害。「許多被經歷過的改變真是很難去評量、或是把它變成那些愛鬧噱頭的人的娛樂。這套技巧力量十足卻不會造成過度傷害。」

阿爾發學習法，他說，應該是由客戶來評量的——而他們對它都甚表支持。最重要的是，「由你來控制大腦是絕對可行而且隨心所欲的事，這個理念才是最終目的。」

「你可能會說這是不可能的，」亞當說，「坦白說，我完全還沒想到該怎麼做。但是你不能說這是行不通的——阿爾發學習法協會擁有超

過10萬頁的資料、500位實驗對象，以及1000份說它行得通的腦電圖。」

這些資料，以及有關阿爾發學習法協會的細節，你都可以透過設在愛因霍芬大學(Eindhoven University)的網際網路取得：<http://w.w.w.riv.net/brainscape>.

有一點很重要的是，目前大眾對於亞當的聲明非常重視，只因為，假如它們是真的，那麼確實開啟了醫療以及教育史上的新紀元。有許多到目前都還無法得到治療——或只能使用有害藥物的症狀，都可以獲得改善。數以千萬計還在求學的兒童們也可以獲得援助。在一個壓力、暴力以及生態破壞不斷增加的時代，我們都可以多付出一些了解。

喬爾斯·馬歇爾：《Mediamatic》雜誌編輯，是一位居住在阿姆斯特丹，以技術、文化以及多媒體設計為主題的自由撰稿作者。

佛洛倫斯·盧溫堡：擅長於趨勢、新科技及旅遊各方面的報導攝影，已經為TCS提供過許多精彩的採訪報導。攝影作品散見各國雜誌。